



COMPLETE COLLECTION
OF CHINESE OPERA
中国戏曲艺术大系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编

京剧卷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京剧卷

【剧人部】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评论篇

Talk About Yang

说

杨小楼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说杨小楼 / 中国戏剧出版社编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0. 12

(中国戏曲艺术大系. 京剧卷)
ISBN 978-7-104-03336-3

I. ①说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杨小楼 (1878~1938)
—表演艺术—艺术评论—文集 IV. ①J821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29554号

说 杨小楼

策 划: 李鸣春
责任编辑: 丛莉薇
书籍设计: 正是设计
责任校对: 周宝顺
责任印刷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出 版 人: 樊国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

网 址: www.theatrebook.cn

电 话: 010-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58930242 (发行部)

读者服务: 010-58930221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(100097)

印 刷: 北京今日风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63千

版 次: 2010年12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3336-3

定 价: 100.00元 (精装)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出版前言

说
杨小楼
Talk About Yang Xiaolou

1990年，为了弘扬民族文化、振兴京剧艺术，文化部举行了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盛大演出活动。各地京剧院团纷纷进京献艺，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，首都戏曲舞台上可谓名角荟萃、流派纷呈、争奇斗艳、蔚为大观。值此之际，中国戏剧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“戏曲流派艺术研究丛书”，旨在对京剧流派表演艺术进行评价和总结。正如丛书的出版前言所说：“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历史培育了艺术流派，反之，艺术流派的竞芳争妍和春华秋实，又丰富和充实了戏曲艺术的宝库。因此，从各种各类艺术流派的研究入手，将会是继承戏曲的传统艺术经验，总结表演艺术体系，探索戏曲美学的有效途径之一。”

正基于以上宗旨，中国戏剧出版社推出了谭鑫培、杨小楼、马连良、余叔岩、周信芳、王瑶卿、梅兰芳、程砚秋、侯喜瑞、裘盛荣、萧长华等人的艺术评论集。今天看来，这套评论集的价值在于：
1.选择的评论对象都是彪炳史册、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，具有流派代表性。
2.评论者均为表演艺术家或评论大家。对于评论对象，他们或亲眼目睹其表演，或亲身参与过合作，或亲耳聆听过其艺术教诲。所以，书中所涉事实均为第一手资料。述，能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；评，能抓住对象之神韵；论，则行家里手、语中肯綮。因而其史料与学术价值得到了业内人士与戏曲爱好者的认可。

二十年过去了，该套丛书早已在市场上脱销，却仍有很多人询问、查找。为满足读者的需要，我

们决定将这套丛书再行出版，并纳入我社“十一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——“中国戏曲艺术大系”中。但此次出版，绝非简单的照抄、重印，而是在“中国戏曲艺术大系”整体编辑思路的观照下，对原有丛书做重新的修订与设计：1.在体例上，以“说”为新版丛书的风格、定位，以生平事迹、艺术评价、逸闻轶事等板块对文章重新分类、组合；2.在内容上，顺应当下读者的接受需求，删去原丛书带有明显时代局限性的文章，补充了一些具有新材料、新观点的评论文章；3.在形式上，对开本、封面、版式做重新设计，使其更富现代感，力争给读者带来赏心悦目的阅读体验。

这套丛书，只是我们“中国戏曲艺术大系·剧人部·评论篇”的首批出版计划，今后还会陆续推出其他表演艺术家的评论专集。在此，诚恳地希望这套以全新面貌以飨读者的系列丛书，继续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教与喜爱。

中国戏曲艺术大系编委会

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

2010年10月

Talk About Yang Xiaolou

杨小楼（1878~1938），名三元，一名嘉训，小楼为其艺名，安徽潜山人。京剧武生演员，杨派艺术的创始人。父杨月楼，以擅演猴戏有“杨猴子”之称。而他也以“小杨猴子”得名。幼时入小荣椿社学艺，从师杨隆寿、姚增禄、杨万青学武生。后又拜俞菊笙为师，技艺渐进。搭入谭鑫培同庆班后，经谭氏指点，演技更加精湛，声誉日增。在当时和梅兰芳、余叔岩并称为“三贤”，成为京剧界的代表人物，享有“武生宗师”的盛誉。



说 杨小楼

出版前言

壹

杨小楼传
漫谈杨小楼
一代武生宗师杨小楼



天 傭

008
003

齐如山

008

曲六乙

033

貳

杨小楼的做、表
杨小楼的武功
杨小楼的念白
杨小楼的唱工
杨小楼的塑型及其他

翁偶虹

045

翁偶虹

072

翁偶虹

095

翁偶虹

105

翁偶虹

124

叁

杨小楼之演剧
杨小楼之特长
杨小楼演黄天霸

张肖伦

145

肖 伦

147

孟 超

149

肆

看杨小楼三出戏
杨小楼之新戏《康郎山》
杨小楼四反串戏
题「杨小楼号」

我心目中的杨小楼

梅兰芳 口述
许姬传 朱家溍 整理

同杨小楼演戏

谈杨派特点

杨小楼与昆曲

论杨派武生

苏少卿

153

钱有伦

155

侠公

157

张庆霖

159

李洪春

163

王金璐

166

求幸福斋主

196

过宜

198

伍

论杨小楼、尚和玉之区别

杨小楼、尚和玉、马德成艺业之比较

朱瘦竹

203

松声

205

附录

杨小楼艺术活动概略

杨小楼艺术研究资料篇目索引

戴淑娟

209

出版后记

233

壹





中国戏曲艺术大系

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OPERA



《甘宁百骑劫魏营》杨小楼饰甘宁

杨小楼传

天 備

杨小楼，原名嘉训，安徽潜山县人，乃祖精技击，家贫不能自给，遂鬻技谋食，浪迹江湖间二十年，未尝遇一知者。某年春，在北京天桥鬻技，适名须生张二奎在场，惊其能，延之充教师，时其子月楼，侍从父侧，而名武生俞菊笙，方从二奎习武旦戏，张爱之甚，凡属武技，悉委杨授之，并令俞易习武生，衣食需用，对杨供给至丰，杨益感惠，复令其子师张，学习戏剧，自罄其一生精力，传之月楼及菊笙，不少偏重，盖藉酬二奎之惠也。后其子及俞果大成，各以武生名于世。小楼入世未久，乃父月楼即歿，故未获直受庭训，幼年隶小荣椿班坐科专习武生戏，少长师俞菊笙，俞重师传，故视小楼益厚，凡得乃师传授之秘，罄授诸其子振庭及小楼，亦不少私，小楼艺术，繇斯大进。月楼貌极美，方面巨耳，状至堂皇，一时有天官之称，其所演之剧，文武兼备，尤以猴戏为绝技，故又称之曰杨猴子。因是有称小楼曰小杨猴，实则小楼躯干魁梧，不似猴状。予论其所能戏剧，亦非专工猴戏者，其生平享受盛名之戏，厥惟《长坂坡》，他如《挑华车》、《冀州城》、《战宛城》、《青石山》、《金锁阵》、《回荆州》、《黄鹤楼》、《洞庭湖》、《混元盒》、《八大锤》、《晋阳宫》、《铁笼山》、《艳阳楼》、《金钱

说
杨
小
楼



京剧
剧人部
评论篇
Peking Opera Volume



豹》、《招贤镇》、《恶虎村》、《殷家堡》、《骆马湖》、《连环套》、《赵家楼》、《东昌府》、《麒麟阁》、《罗四虎》、《贾家楼》等戏，其唱工、念白、做派、武打，则纯隽而雅，雄厚有神，迥非一般以暴跳乱打逞能所可比喻也。清光绪朝，岁在庚子之后，小楼初次奏技，隶天津福仙茶园，月获仅十八元，未久赴芝罘奏技，声誉始少起，壬寅旅津，隶聚与茶园，包银已增三百金，后隶大观茶园，又增至五百金。甲辰旋京，而杨小楼之名，崭然露头角矣。清廷原有升平署者，专事戏曲，素以阉宦之善歌者合奏之。慈禧后酷嗜戏剧，每觉阉宦艺术不佳，特传外伶入演，谓之内廷供奉，膺是选者，皆素负艺声之伶人。初如其父月楼，亦供奉之一，次如俞菊笙、谭鑫培、汪桂芬、孙菊仙、余紫云辈，皆曾供奉于内廷者。会阉人李莲英，闻小楼名，扬于后前，后即传入内廷，观其演《长坂坡》一戏，拍案叹赏曰，杨月楼幸有子矣！繇此内廷每次传戏，必有小楼，而小楼入廷所演者，多次为《长坂坡》。庚子之役，国事日非，西后感蒙尘之役，回銮后，复观小楼演《长坂坡》，频视德宗为之泪下。西后固别有怀抱，然亦小楼演戏之感人深也！小楼因此声誉飞涨，时俞菊笙年老力衰，不复登场奏技，其子鸩于酒色，莫能自振，尚和玉之艺术固佳，终觉干涩不润，一时武生之牛耳者，厥惟小楼。迨再至津门，隶下天仙，包银骤增至千五百金。未几，东天仙以千八百金争聘，一时身价，谭鑫培以次，为第二人。宣统二年秋，应上海大舞台聘，此小楼南来第一次。比时海上周郎，观武生戏多重李春来一派，复视小楼戏，多不解其妙（若观彼演《恶虎村》者，讥其不要坛子，观其演《冀州城》者，讥其闻报时，不与马童对跌对扑）。虽震其名，未曾张明攻击，而嘲笑之间，恒多评曰：唱不过李吉瑞，跳不过李春来。直至民国四五年，何月山隶天蟾舞台奏技，犹有人称赞曰，虽杨小楼亦当远逊也。小楼初次南下，只获极少识者之赞美，怫然北旋，嗣有其他舞台犖金延聘，小楼则严拒不受，盖不愿与不知者较短长耳。民国之初，京华仍为官吏麇集之藪，社会日繁盛，自较其他省会为优，斯时小楼遂与姚佩秋殿阁仙等合股，购得南城给孤寺地皮一所，大兴土木，建筑新式舞台，模型则参合海上各舞台之式成之，鸠工庀材，经年而成。迨至民国三年夏六月，始行落成礼，名曰第一舞台，其开幕之日，即遭火劫，幸只毁其门外之西餐茶食等部，未少伤及本身，而当他猝受打击，创办人因是大扫兴矣。加之北京老顾曲者，多泥于旧习，谓旧戏不合用新式舞台，咸非议之



曰海派。

从此门前冷落，营业一蹶不兴，究其原因，不仅观客泥于陈见，半因京中戏价素廉，而彼处碍于零星使费特繁，售价若不加增，即无以应付杂费，分等定价，较诸旧式茶园之售价，骤增三倍且强，此营业上失败之最大原因，即特聘刘鸿昇、王凤卿、王瑶卿、王惠芳、郭宝臣（老元元红）辈，次第登台，力招观客，而小楼本身，且日演双出好戏，如《长坂坡》、《连环套》等，卒莫能拯。矧比时争捧女伶之风盛行，刘喜奎、鲜灵芝、金玉兰、张小仙等，艳帜高张，几蔽天日，而酒色之徒，则附膻逐臭，分党立派，各捧其所爱，虽雄冠南北之谭鑫培，力将不敌，第一舞台之营业，当然大受影响。后小楼知不能敌，遂排演《楚汉争》及从张长保所学之《安天会》，气象遂因之一振。厥后股东各怀异见，改组坤班，并延刘喜奎奏技，藉投时好，仍是昙花一现，未久而门罗雀矣。最后第一舞台卒累于债权，宣告破产。小楼个人，亦坐是倾家，且受诉讼之累数月，遂一愤退隐，专事研究老庄学，意在终老于烟霞林壑间也。小楼虽以武生名，而酷嗜文学，歌舞余晷，辄挥毫作擘窠大字，尤喜摹汉魏碑版，工篆书，笔气浑厚。壮年即爱读南华经，曩有名花旦水仙花者，亦嗜老庄等学，小楼引为知道，与交几忘形。京西便门外迤西，有白云观，为道家集合之所，清西后曾捐资建造浮屠，巍然矗立。小楼曩偕郭氏常往谈道，郭既歿，小楼独车常往，有时衣道服，杂诸道人中，跌堂诵经，不少厌迁，观主因而摩宿受记，并发给衣钵戒牒，取法名曰嘉年。第一舞台破产后，几无日不以诵经自养也。后感白云观器杂不净，复于京西戒台寺辟方丈地，昕夕长久居之，其慕道之诚笃，概可见矣。谭鑫培晚年享艺术盛名，不轻于奏技，即有时偶然登场，其配角之选綦苛显，虽艳如梅兰芳，雅不欲与其合演，独对于小楼，不加难色，且如《阳平关》、《五截山》等戏，非小楼配合不演。而小楼演戏，亦极重配角，尤以与钱金福、王长林等合演为尤佳。民国八年冬，上海天蟾舞台主人许少卿，挈万金晋京迎小楼，小楼适奇窘，遂允许请，并偕小培、尚小云、白牡丹诸人南下。《安天会》一戏，折服一般观客，繇是杨小楼艺术，始为内外行所称许。十年冬，又偕梅兰芳、王凤卿、筱翠花、郝寿臣、马富禄等南下，仍隶天蟾舞台，而《霸王别姬》一戏，与畹华珠联璧合，名震一时，两次南下，声皋异常美满，月之所获，计一万二千金之巨，以是第一舞台所负夙债，赖此清偿，原有财产，依旧物归旧主



矣。英秀歿后，菊部之老伶工，渐次而死，小楼在晚近不仅执武生牛耳，论其艺术资望，直可雄冠群伦。民国十二年冬，梅兰芳受上海共舞台主黄金荣及天蟾舞台主人许少卿之聘，南下奏技，先梅而行者，为余叔岩、钱金福、王长林辈，余与梅素因排戏之地位竞争，感情綦恶，各誓不同台奏技，适梅将南下，余欲与梅一争雄长，遂拟隶亦舞台，与梅一战。第年来南北周郎，恒多重色轻艺，凡花旦戏之姿首较佳者，直可压到群众。叔岩艺术固佳，然与梅竞，恐不易操胜算，惧不敌，遂密电小楼，约为助。小楼力拒之曰，艺术优劣，自有定评，争之反觉小气，要知吾侪今日即不演戏，亦不致冻馁，奚必斤斤与人较短长耶，并劝叔岩罢前议。后畹华闻之，约偕行，小楼笑语人曰，吾既拒却叔岩，又宁能踴畹华之约，厚薄偏重，益陷我不义矣。梅不能强，遂约周瑞安承乏。一时知此事者，恒嘉小楼之为。小楼无子，只一女，极慧，工绘没骨画，娟秀美丽，可直追南田老人。小楼爱之甚，适刘砚芳，即其道友郭际湘之高足，小凤凰之师弟，又名小梧桐也，视若己子，长年侍从左右，家务悉委刘理之，己则于演戏之外，一切不加问闻也。

近十年内，小楼又两度南下，一于民国二十年春间，偕马连良、新艳秋、姜妙香、马富禄等隶大舞台，一于二十二年新正，偕言菊朋、章遏云、姜妙香、刘砚亭、王福山等奏演于天蟾舞台，演期皆仅一月，而以大舞台之成绩较佳。因小楼中间数年未临沪渚，而连良又沪人所爱聆故也，至在天蟾，则以章遏云直至元宵以后，方始登台，于遏云未演以前，凡小楼之《长坂坡》、《战宛城》，其糜氏、邹氏等角，胥由小杨月楼承乏。月楼为海派花衫，唱、做皆不可以绳墨相准，一旦强纳之规矩之中，在月楼因手足罔措，行止皆非，而小楼亦觉声色顿减。小楼演期仅一月（帮忙五天），结果天蟾声言并无盈余，此固不能尽责小楼之不卖力，而所携配角不齐，实乏辅益之效，亦终不免使人缺望耳。小楼近七八年内，在北平出演，必与郝寿臣相偕。郝台下人缘极佳，曩高庆奎、马连良争雄相峙，递迭盛衰，叫座强弱，悉以郝之去留为断。于是郝之气焰陡增，自觉不可一世，凡邀其合演，索价奇昂，条件綦苛，虽小楼亦备受其挟制，而终不敢辞郝，恐独力难支也。寿臣自诩己之曹孟德，为得意杰作，小楼遂不得不排《汉寿亭侯》，以将顺其意。小楼盛年颇有演老爷戏之志，行头已制就矣，而惧为盛名之累，迄未出演，以寿臣之故，竟无法拒却，乃略不顾忌而大演老爷戏矣。英雄暮年，受制家奴，为之感慨太息。小

楼外既为寿臣所胁，内又为乃婿刘砚芳所持，举家政及出演，胥由砚芳主之。小楼无子，曾螟蛉同姓者为嗣，数年前以其不肖登报驱逐，以致对簿公庭，判断脱离，就理而言，小楼虽屡遭诉讼，家庭本不丰裕，而孤身一人，亦可优游余年，然以爱女之心，兼及其婿，故筋力日衰，委顿之状，见者慨惜，仍不能不勉力登场，为婿女作马牛。吾人仅知欣赏小楼绝艺，以为当代无二，又安知小楼莲子心苦，动息之不自由，有如此者。今年禹历正月，小楼偶感微疾，越数日，遂至大渐，迄十五日，竟与世长辞，年六十一，闻遗言颇以无人能传其艺为憾。一世歌台典刑人望，遽尔溘逝，今后武生将益失楷模而无所归依，聆其遗言，宜莫不为之洑澜不已焉。吁，可悲也夫。

(原载《十日戏剧》1938年第1卷第20、22、23期)



《坛山谷》杨小楼饰姜维

漫谈杨小楼

齐如山

这篇文字的写法，既非小传又非碑文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，好坏一齐写，孔夫子所谓“瑕不掩瑜，瑜不掩瑕”，只就是随便谈谈。

中国向来有句谚语，曰：闲谈莫论人非，总应该隐恶扬善。为什么人家的坏事也要说呢？这话不是这讲法。这里说的好坏不是关乎人的私德。这些年来，报纸上常常看到，谈到演员私事，且有恶语攻击的，这固然于法律上站不住，于道德上也站不住。我当然不是这样写法，所谓坏事者，也就是关于戏台上演戏的事情。按台上演戏之好坏，是有目共睹，无须乎隐藏的，也是不能隐藏的。且有时所谓坏处，也或者就是好处。再者，下边所说的情形大部分都是听的戏界老脚的议论，并有我目睹的情形，我通通把他集到一起就是了。



小楼第三

杨小楼自然是光绪末叶民国以来的第一名武生，但在全戏界他可以算是第三名。以前的脚色不必说，五十余年以来的红脚，共有三个人。前清光绪二十六年（公元1900年）前后以至民国初年，最红者为谭鑫培。民国以后，最红者为梅兰芳。杨小楼虽然不及他们两个人红，但也能抗衡。或者有人以为余叔岩也可以与他们相





提并论者。按相提并论固未尝不可，但情形上就差多了。第一，叔岩在正中年的时期因为嗓音失润，歇了十几年，只不过在春阳友会票房子混混，久未登台，此节容另谈之。又或者有人以为说谭鑫培、梅兰芳胜过杨小楼为不当者。捧小楼的人很可能有这种论调，但我这话也不是无根据的，这里可以举出两件实事来作一个证明。在宣统年间，谭鑫培领班，一日戏报已贴出，忽因故不能演，无法，只好觅人代替，便找的杨小楼及侯俊山（即十三旦）二人。每人一出，借以补救谭之戏码。其奈届时观众不肯策应，若干人到前台去说，谭实真病，不克出台，才有此举，央告半天，才算完事，鑫培最爱说此事，我在他们的正乐育化会中，就听他说过两次。他表面是表明他不肯失信于观众，而心中则是虽十三旦、杨小楼两个人都不能抵他一人（彼时也是十三旦最红的时期）。再者，在朱幼芬约梅兰芳、杨小楼共成一班时，班名崇林社，意思是两人之姓，都有木字旁。在这个时期，两人永无竞争，谁的戏码硬谁就唱大轴子。如是每逢演《长坂坡》，梅饰糜夫人，到他一跳井，则观众一定开闸，而小楼亦必匆匆了事。后台戏班人都说，“《长坂坡》改为‘跳井’完了”。其实这种情形不能说就是小楼的不好，简直可以说是听戏人外行。《长坂坡》一戏脚色虽然很多，但正脚总得说是赵云的戏。民国以来演《长坂坡》的赵云，又以杨小楼为最好，而赵云的戏最好最重要的，是后头的一百单八枪等场。观众于糜夫人跳井之后即行离去，是这出戏的好处都没有看到，花钱买票岂不有些冤枉呢？一次我到后台把这话告诉小楼，并对他说万不可如此草草。观众只管走，那是他们外行，自己应该怎样做还得怎样做，自己的信用名誉要紧。他对这套话也很以为然，但到时候，因观众一走，心中总是不高兴的。以上只举两件事情，其余可参观后边情节，但由此便可知道，他三人的情形了。



戏界对杨小楼的批评

戏界人对小楼的议论，前后颇有点儿分别。在光绪庚子前后，老脚们批评他，都说他身段松懈懒散，不够边式，不够紧凑。他偶尔演猴子的戏，都说他笨拙，是一个大马猴。在他初享名之时，确也是这种情形，因他刚出科登台没唱红，就跑到天津去了。在天津因他种缘故，乃大红而特红（此层详后），回京后，亦随着红起来，而其本领仍如故。且去津不过一个多月，哪能就会改善许多呢，所以老脚仍瞧